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ELUOSI WENHUA
SHUXING DE RENLEIXUE
KAOCHA

俄罗斯文化属性的人类学 考察

张咏著

俄罗斯在19、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文化艺术领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为其文化史上最辉煌和对世界文学艺术贡献最大的时期，出现了像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人物，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足以让俄罗斯人民感到骄傲和自豪。



中央民族大学
China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阅 览

ELUOSI WENHUA
SHUXING DE RENLEIXUE
KAOCHA

俄罗斯文化属性的人类学

张咏 著

考察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211工程』建设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文化属性的人类学考察/张咏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 7 - 5660 - 0233 - 4

I. ①俄… II. ①张… III. ①文化人类学—研究—俄罗斯
IV. ①C91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4614 号

俄罗斯文化属性的人类学考察

作 者 张 咏

责任编辑 一 丁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25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60 - 0233 - 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谈到俄罗斯，我不想用“好”或“坏”这样简单的判断来定义。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我们简单地定义其为“好”或“坏”可能过于肤浅。对我们来说，俄罗斯不仅仅意味着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为广大的国家，也许还有那么一些其他意义上的含义，比如她的文化。这种文化以其独特的个性在古典艺术领域，例如芭蕾、音乐、文学等方面都为世界带来鲜明的俄罗斯色彩，启发着人们对于美学的定义；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验也同样启发着世人对于人类命运的思考。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俄罗斯还有另外一层概念：近现代史上俄罗斯侵占了我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策划外蒙古独立，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另一方面，苏联红军又在我国的抗日战争期间给予了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沉重的打击，直接促成了日本在远东的投降；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提供的大量物质和智力支援对于我国完成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和论著中，通过西方人的视角把俄罗斯解读为一个“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各民族的监狱”、“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等。这些“文本”和“实践”的记忆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俄罗斯图景？哪个更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俄罗斯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沉淀、堆积，始终不肯散去。

我最早关于俄罗斯的信息是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父亲上个世纪50年代在哈尔滨求学时，他的老师中有苏联专家。这些专家最后都陆续离开中国，有一个苏联专家留给父亲一件灰色的呢子

大衣，一直保留在我们家的衣柜里，让我记忆深刻：每次开家庭会议时，父亲总要拿出来给我们展示一番——虽然款式很“洋气”，领子和肩部的设计都很特别，但在我们看起来过于硕大。因为我们家几个孩子没有谁的个头超过1.8米。也只有像父亲这样超过1.8米个头的人才能撑起来。父亲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二战”后从苏联回国的山东华侨，而这些山东老乡中不少人已经娶了俄罗斯媳妇。父亲常常跟这些老乡聊山东老家的事情和苏联的情况，还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做客，逐渐地我对苏联就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那个时候我曾天真地以为，凭这些认识就可以确认自己对俄罗斯文化已经足够了解。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才知道当初我那些自以为很了解的东西其实仅仅是一些片面的、零碎的知识。要想认识一个真实和全面的俄罗斯，还必须深入俄罗斯的真实世界当中去。正如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指出的那样，要想对社会达到真正的认识，就必须设身处地将自己置身于被研究对象的处境中，以此体验其心理感受、历史社会结构等。但我们所进行的所有理解又都逃脱不了“先验主观性经验”的制约。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认为，要突破这种限制，唯有回到未成为抽象出来的主题——我们本身生活的世界中去，即回到理解的源泉中去，提炼生活使它成为主题，也就是“离心化”、“再中心化”。如果说本土学者可能受到本身现有经验的影响，那么又有谁能保证只有“外来的”、异域的学者不戴有色眼镜，会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理解、考察其社会关系和结构呢？在当代人类学的“反思”中，著名的实践论代表，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明确提出人类学应回归“本土”，认为人类学者把西方本土化的逻辑施加在非西方文化之上，并“毫不反思地”把这种匹配性的联想视为是“当地社会生活的现实”，从而，他们的社会模型是“自上而下”地重新构造起来的，而这里的“上”就是人类学者本身用以“客化（Objectiva

tion) 社会生活的一套‘规则’”。^① 那么对已知有关俄罗斯的研究成果当中, 是否也存在着某些西方人自以为“上帝代言人”式的先入为主的判断呢? 我们以往对关于俄罗斯的判断是否也包含了我们自己从“书本”上继承的一些判断呢? 因此, 如果想接近“真实”, 只有回到“真实”中去才有可能发现“真实”, 而这种“真实”必然带有观察者和观察者文化的眼光和视角。其实, 按照人类学的常识, 即使最简单的文化类型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原始”, 都有一整套管理和控制社会事务的逻辑和手段, 并不“简单”。

伴随我们成长的那些恩恩怨怨的历史记忆, 我一直希望有个机会去实地考察一下我们这个巨大的北方邻邦, 哪怕是“耳闻目睹”式的走访。说来也巧, 正如大人们常说的那样, 正当你心里惦记某事的时候, 或许某事也在惦记着你! 2006 年和 2007 年我分别获得了两次赴俄罗斯的机会, 最主要的是 2007 年那次在申请教育部留学基金委项目获得批准后可以有机会在俄罗斯访学一年。对于这样的机会我很高兴, 也很兴奋, 毕竟它可以使我近距离地观察俄罗斯。本书就是在这两次访问俄罗斯的基础上完成的, 虽然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学术作品, 但是作为建立在主位与客位观察基础上的异文化考察, 还是可以让有机会看到一些“己文化”中不易察觉到的内容, 就像有时我们会对自己的文化熟视无睹一样。至少, 对一种文化的评价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 在没有事实检验的情况下就跟着别人一起“人云亦云”了。

本书的写作脉络大致是沿着如下几个方向来进行的: 第一, 知识积累中有关俄罗斯的“形象”与“问题”; 第二, 实地考察中有关俄罗斯的“印象”与“特征”; 第三, 历史反思中有关俄

^①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罗斯文化属性的“问题”与“形象”。之后便是写作的体例问题。

通常，在不受体裁限制的情况下，人们的写作也许更加自由，于是我决定按照田野笔记的方式来进行我的叙述。也许这样更能体现人类学关于“主位”（emic）、“客位”（etic）的争论。至于本书中人物的名字如无特殊说明，我也按照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通行做法都做了匿名处理。关于本书的名字，我先前的考虑是：从地图上看，我们的国土以北的那部分区域属于俄罗斯联邦的领土，那么从我们的北方一直北上，到达它的极点之后大自然的图景又会如何呢？这个“北方国家”的文化属性到底属于“东方”还是“西方”？如何将人类学擅长的文化性质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不同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与“西方”的辩论当中？这样，带着好奇，也带着一些憧憬和期待开始了我的北方之旅。也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有了本书的名字。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在俄罗斯的生活情况介绍和看到的俄罗斯图景；第二部分是对所关注的俄罗斯问题的思考，主要包括我所看到的俄罗斯、对俄罗斯现状的了解和在此基础上对俄罗斯文化特质的感悟和思考。

目 录

第一章 初到俄罗斯	(1)
第二章 莫大的田野札记	(12)
一、生活环境的物质性观察	(12)
二、穿梭在课堂内外的体验	(54)
第三章 从莫斯科大学看苏俄的高等教育制度	(91)
一、大学学制	(91)
二、以高校为主的招生制得到保留	(94)
三、以教研室为主的管理制	(96)
第四章 莫斯科作为都市的考察	(111)
一、莫斯科是个大村庄吗——莫斯科城市风格的初步印象	(111)
二、莫斯科市民离不开的交通工具——地铁	(115)
三、凝固的历史与鲜活的故事——穿行在莫斯科街头	(129)
四、森林里的童话与传说——莫斯科郊外札记	(174)
第五章 高加索的辩论	(189)
第六章 地球北极地带的考察	(211)
一、夏天的莫斯科	(211)
二、开往摩尔曼斯克的火车	(216)
三、摩尔曼斯克印象	(226)

第七章 “东方” 还是“西方”?	
——从文化形态看俄罗斯的文化属性	(259)
一、文化变迁理论中的文化形态观	(259)
二、俄罗斯文化的构成特点及意义	(263)
附录一: 莫斯科国立大学 250 年史	(271)
附录二: 俄罗斯民族、宗教及重要文化艺术形式概况	(304)
后 记	(319)

第一章 初到俄罗斯

如果生活把你欺骗，
不要悲伤，不要气愤，
在苦难的时候要镇静，
那快乐的日子，相信，定会来临。

——俄罗斯诗人 普希金

按照留学基金委的安排，我们这批公派留学人员应该乘坐同一班飞机一同前往莫斯科。但是谁知在我们这批人中唯独我与另外两位老师的签证办理中出了一些小差错，致使我们三个人比其他

人晚到近 20 天。由于是第一次要出去呆这么久，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多带一些生活必备品，比如炊具、调料什么的，因为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跟外国人很不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减少了携带的行李重量，因为担心行李超重。但是没想到在机场安检时，我的两件行李的重量相加还是超过了规定准许托运的 45 公斤！幸好有朋友来送我，帮我拿回去了一些东西。总算通过了那道关口，进入候机大厅的时候，我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只有坐到候机大厅里面时才能感觉到前面所有的繁琐手续和经历似乎该告一段落了。谁知同行的朱老师提醒我还要准备身体健康合格证之类的证明，这不禁又让我有些紧张。因为我记得之前把该提交的文件和证明都提交了，包括体检证明。对于那个健康证，我记得大概是一个国际旅行健康证，办体检证明那里给我发过，是单独一个黄色的小本，但是我忘记把那个小本塞进行李

了。好在朱老师不愧是在国外呆过十年的老留学生了，安慰我说：“不用回去取了，如果需要出示，可以再到对方国家补办！”这让我稍稍有些宽慰。

该登机了。穿过长长的通道、走过一排排座椅，我们一行三人找到了各自的座位，可惜还是不在同一排。朱老师在前面五六排，金老师在另外一列。好在飞机是波音 777，属于大型飞机，还算宽敞的走道可以让大家比较自由地行走。作为我们一行中唯一的女性，金老师看起来也很兴奋，不停地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一会到朱老师旁边坐一会，一会又到我这里聊几句。她一直从事中俄媒体与传播理论的比较研究，虽说抵俄之后老听她说要去美国那边看看，可阔别俄罗斯几年后还是来到了这里。她的父亲是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公派留苏生，尽管时过境迁，留学苏联已不再在中国时兴，但是上辈的历史记忆和学术素养还是留给了她。她在北京工作了几年后毅然决定赴俄罗斯自费留学，留学学校仍然选择了她父亲曾经就读过的莫斯科大学，而且拿到了副博士学位，听她说还想继续把苏联时期声称的那个“大博士”的学位攻下来呢！真是父亲的好女儿！她的父亲已经几十年没有再次访问俄罗斯了，这次据她说，等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给老父亲带上一块正宗的俄罗斯黑面包和鱼子酱！

北京—莫斯科航程约 8 个小时，有两顿餐食，由于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所以飞机上提供的餐食基本为中式的。在飞机上能吃到鱼肉米饭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知道到了莫斯科能不能吃到中餐。飞机上的乘务员似乎不会俄语，英语讲得也不是很流利，对外国人提出的问题只会用最简单的几句英语应付，但是个个长得都很标致。

飞机里有一个俄罗斯小姑娘，大约七八岁的样子，很是活泼，不停地从那边跑到这边，又从这边跑到那边，一头略微卷曲的金发掩盖了大半张小脸，仿佛就像我们小时候常见到的洋娃娃

玩具突然复活降临到我们面前一样，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们一直欣赏着她到处走动的样子。不过，尽管她“窜来窜去”的，最后还是回到了母亲——一位很优雅的女士那里。

我的同座是一位 30 岁上下的俄罗斯女性，大概是一名商人吧，一直手持一个小计算器在算着什么，人也显得有些拘谨，不像上次的那位——一位健谈的俄国中年人，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他在中国的经历和他顿河边的家乡。

飞机一直在云中穿行，只是快进入了冬天的缘故，云层显得不是那么明亮，有些灰暗，从北京离开时尤其如此。记得那一年 6 月我在去莫斯科的飞机上，看到的云层一会如同洁白的海浪，一会犹如凝固的羊群般不断地变换。虽然一切有如童话的冰雪世界般纯粹，但是间或有太阳的光芒给所有的世界涂上了一层鲜亮的色彩，于是所有的一切便开始显得如此安详、庄重和温暖起来。我想到了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故事，想到了原来腾云驾雾的感觉如此之真切！甚至还想到了或许此时的世界真的就是天堂了，那么这里的一分钟会是下面世界的一天吗？天堂能被我们感知还是我们能被天堂感知？那浓密厚重的云朵能托得起我们的凡胎肉身云中穿行吗？或许上帝就在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们吧？那种穿越云界的感觉真是很奇妙！

飞机就要降落了，一会像是在自由地落体，一会又是稳健地滑行。莫斯科当天的天气有些阴，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下面的建筑有些模糊。我想到了上次飞机快在莫斯科降落的情景：也许是还在夏至的原因吧，当地时间都快八点了，可是外面还是那么明亮，太阳依然斜斜地挂在半边天上始终不肯落下。那天的天气也很好，空气的透明度很大，飞机一直围绕一条河流的上空缓缓降落。从飞机的窗户往下俯视，河流两边的建筑有序地分布在茂密的丛林中。其中有一座教堂高高的塔尖直插云霄，暖色调的外墙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醒目。和煦的阳光、湛蓝的天空、鲜

艳的建筑与浓浓的绿色与我出发前在北京上空看到的灰蒙蒙的天空形成鲜明对比。

经过一阵试探，飞机终于落地了。飞机上所有的俄罗斯旅客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我们也都会意地跟着鼓起掌来。据说，俄罗斯有这么个习俗，就是当飞机平安降落的一刹那，旅客必须一起鼓掌庆贺。这让我想到了《圣经》上记载的诺亚方舟的故事。的确，在飞机上的我们不分民族和性别，就如同我们都乘坐在同一条船上要共同面对前方未知的航行一样。因而此时此刻彼此之间已经不需要用任何言语就能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命运早已被绑定在了一起。

俄罗斯国籍的人很快就办完手续离开了大厅，剩下我们这些外国人还需要等待办理入境手续。朱老师的行李箱被挑选出来要求打开查验。朱老师打开了行李箱，原来里面有近 20 包味精。好在朱老师的俄语相当地道，向那位入境检查的年轻姑娘反复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做菜常用的一种调料后才打消了人家的疑虑。紧接着，那位姑娘居然开始向朱老师咨询起味精的使用方法了！那种简单和率真让我和金老师都不由得笑起来。之前听说俄国海关这边的人总爱刁难中国人，这次才让我明白：也许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别人多问几句属于正常，不问反倒不正常，再说还有文化差异、语言不通、安检人员素质之类的原因，遇到这种事一时半会可能还真不好办，难免双方都会有埋怨吧？

看了看我手里的手提袋，居然还有晓军买的砂糖桔没有被没收，还有不知哪个家伙塞到里面的一只德州扒鸡！那台最小号的电饭煲也没有如朱老师所说要上什么税，被我顺利地带了出来，我还指望它为我煮米饭呢！真是幸运，今天晚上回去大家可是有好吃的啦！

我们终于出来了。按照基金委提供的信息，将会有使馆教育处联络的人过来接我们，条件是每人付 50 美金。可是我们在外

面分头去找也一直没有看到有亚洲面孔的人出现。眼看天色已暗，我们三个都有些着急。这个时候过来一个红脸膛、红头发的魁梧的中年人，胸前挂着一个什么卡片，告诉我们说，坐他的车去莫斯科大学要 100 美金。这个价格相对使馆提供的价格倒是更便宜。朱老师不愧是老江湖，说按照以往的经验，最多 80 美金就够，现在物价上涨也不至于这么高。看看能否跟他讲讲价，毕竟人家这里也开始搞市场经济了。还不错，90 美金成交！于是我们就把行李拿到那位红脸中年人的依维柯小面包车上。不看不知道，仔细一看，才发现我们的东西还真不少：除了我们三个人坐的地方，其余空间基本都被占满了，朱老师和金老师的东西最多。司机是个开朗的人，开始还以为我们是日本人，后来得知我们是中国人后，说他有中国朋友，对中国的看法似乎还算友好。他说他分不清楚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长相，只是觉得举止文雅一些的就是日本人。看来，全球化已经让更多的国人走出了国门，让更多的外国人见到了中国人，只是先期到达国外的国人给人的印象不如日本人正面一些罢了。国人还需努力，我们三人都相视而笑了。

莫斯科大学就要到了。我们随着司机指的方向看到一座建筑上有一个高高的尖顶伸向天空，如此挺拔，如此高傲！原以为这座标志性的建筑跟国内一样只是一座普通的教学楼、行政主楼之类的建筑，到达之后才知道这座楼是一座综合楼：里面既有行政办公的部分，也有教师、学生的宿舍。对应于行政教学和生活部分，里面不但有银行、邮局等服务网点，还有移民局等办事机构，简直就是一个涵盖教学与生活的综合体！俄罗斯人喜欢把莫斯科大学简称为“МГУ”，中国人喜欢按照国内的习惯称之为“莫大”，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需要按照国人内外有别的原则在俄罗斯人面前说“МГУ”、在自己人这里说“莫大”。

司机问我们住在哪个区，因为这个综合体太大了，不同的区

需要从不同的入口才比较方便。可惜我们没有当地的 SIM 卡，朱老师借司机的手机给先于我们到达的那批人打了电话，里面的人说在 B 区。于是我们让司机把车开到 B 区，把行李卸到警卫室先等着。过一会，楼上一些老师陆续过来，还有两位北大 - 莫大交换项目的男生也过来帮忙了。遇到家乡人总是很兴奋，但是无奈警卫室的保安一贯的铁面无私，没有出入证件一律不得入内。人家在大冷天能让我们进到警卫室取暖已经不错了。朱老师联络到了使馆教育处的一位负责老师——曾经是朱老师的学生。使馆离莫大很近，不一会这位老师便赶到，还叫来了莫大外事处负责中国事务的俄方女老师——塔吉扬娜。他们一起帮我们办理了相关手续，才使得我们可以进入生活区找到我们的宿舍暂时先住下来，明天还要办一些相关的手续。

总算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了。一切安排好后，我想起了砂糖桔和扒鸡，赶紧拿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大家也许还不大熟悉，都很客气地吃了一点，然后离开了。楼道里很安静，据说我们这一层住的都是外国人。相比起国内大学里的宿舍楼道秩序来说，这里过于安静。刚开始还有些不习惯，后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楼道如此安静。因为楼道是公共空间，如果我们还像国内一样大声喧哗，必然会影响他人的休息，这在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楼道管理员是一个中年妇女，虽然说不上有着圆桶般的腰身，但也够庞大，跟咱们国内常见的中年大妈还是有些不同。管理员大妈过来不厌其烦地告诫我要注意防火什么的，还给我指着看了看门后面贴着的一张图，说是火灾时的正确逃生线路，并要求在一份他们备好的责任告知书上签字。这位妇女还真够有耐心，也许这就是人家的工作，就配合一下吧！后来听其他人说管理员俄语的发音跟汉语的“国民党”蛮像，所以我们以后都改口把这些管理员叫“国民党”了。毕竟这些人跟我们日后的生活还是有一些关联，宿舍的入住、延期续住都要麻烦他们。

从“国民党”那里领到了可以换洗的床罩、被单、被套和枕头套共四件，只是床太窄了，跟国内的沙发床一般大小，真担心那些人高马大的外国人在这个床上会睡得舒服。枕头不是国内那种长方形的，而是一个宽宽的正形状、类似靠垫一样的东西，摸了摸，软度还可以。床罩取决于个人如何使用，不过，被子等床上物品有床罩盖上相对会干净一些。这是我从领到的物品中读出的信息。估计欧洲人差不多都这样，对私人空间和外在给别人看的空间需要进行某种区分吧？

第二天，按照基金委的要求，我们新来的三个人要先去使馆教育处报到，然后再去各自的院系报到。教育处那里由于有一位朱老师的学生，办起事来方便了很多。那里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国内各高校派来的，似乎都来自地方高校，行政人员居多。里面给人的感觉就像国内某个部门的办事机构，只是比国内要严肃、正式一些。比如，办公楼外墙上的摄像头、平时紧闭的大门，过来办事进门还需要登记。看门的中国人似乎不会俄语，只会讲一般的普通话，还要反复询问是否有预约、找谁之类的问题，有些像公安局查案子。也许这是在国外，安全第一吧，我们这样安慰自己。

在教育处那里，我们被告知，如果希望领取生活费，还必须到中国银行俄罗斯分行开户，而如果要开户，按照本地的规定还必须办护照公证，等所有这些手续办完再把银行的户头提供给教育处负责办理财物的人员，然后我们才能正常地每三个月领取一次。好在朱老师在这里的人脉颇多，他找到了一家只要 1000 卢布的公证点，我们都在这里做了公证。不同的公证机构收费价格各不相同，有的要收 3000 多卢布，合人民币近千元。我们暗自庆幸找到了一家价格公道一些的公证点。

在领取使馆发放的生活费之前，我们还必须把自己带的美元拿去兑换成卢布，否则在这里无法购物。与国内不同的是，这里

外币兑换点到处都是，只要看到写有“外币兑换”字样的牌子，那里肯定就有一个兑换点。一般牌子上面都会标有当天的外汇牌价，信息随时保持更新。当然，我们都会挑选一家价格比较高的地方去兑换。

紧接着，我们又回到莫大主楼，需要去中心区的九楼外办找到那位负责中国事务的塔吉扬娜办理有关入系和入住证明之类的事宜。第一次坐莫大主楼的电梯。电梯很多，分布在不同的区域，看上去有些陈旧，但是还算稳当。九楼到了，我们出了电梯，穿过复杂的楼道系统终于找到了外办。这里的办事规则是一个一个来，要不紧不慢的速度，还要先敲门，否则人家会觉得你没有教养。也许我们适应了国内的快速节奏吧，开始对这样的办事方式很不习惯，但是既然来到人家这里就按照人家的方式来吧，我们中国人不是常说入乡随俗吗？或许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从快速的节奏中放慢脚步，学会欣赏周边的风景吧，好在这里到处都有沙发、椅子可以供你耐心等待。木质地板上铺着长长的地毯，一切都很安静，没有喧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不少油画足以让人不再觉得等待是一种煎熬。

该我了。我敲门进去，塔吉扬娜坐在里面。她是一个有着栗色长发的俄罗斯姑娘，蛮漂亮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她到过中国，会讲一些汉语。她要求我填一份表格，然后交几张照片，最好是黑白、不带彩色的那种，然后打电话给我要去的院系外事处，之后拿出一张由副校长签署的 Приказ 校长令之类的文件给我，让我转给要去的院系外事处。我看了看，上面写的内容大致是，有这么几位中国访问学者来到莫斯科大学，希望各接收单位按照中俄两国政府协议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特地注明签证有效期为7月的最后一天。但是按照我们与留学基金委的协议，我们应该在这里呆满一年的，至于为何迟到并不是我们的原因造成，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间应该顺延才对。塔吉扬娜解释说，以